

拾穗- 米勒的田園與詩意

鄭治桂



米勒，拾穗，1857，油畫，83.5 x 110cm，奧塞美術館

今年夏天，台北的歷史博物館將與巴黎奧塞美術館(Musée d'Orsay)共同主辦一項「驚艷米勒- 田園之美畫展」，這項由聯合報策劃引進的田園名作特展，繼2004年秋天的「農情楓丹白露- 米勒、柯洛與巴比松畫派」自然風之後，將在五月底，在台北呈現米勒的〈拾穗〉(Les Glaneuses)，〈晚禱〉(L'Angélus)，〈春〉(Le Printemps)，以及〈牧羊女〉(Bergère avec son troupeau)等名作。

十年來慣看法國繪畫名作引進台灣的觀眾，也許曾驚艷於「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名畫展」(1995)，「花樣年華- 法國繪畫三百年」(2001)的古典雅致；「莫內」特展(1993)與「黃金印象」(1997)的燦爛光影與都市情調；以及「橘園美術館珍藏展」(1999)，「美好年代- 巴黎市現代美術館藏品展」(2005)，「畢卡索」(1998)，

與「馬蒂斯」(2002)的現代風格。對於這些各代風格的大師名作所帶來的，一波又一波新的藝術視野，感到興奮的國人心中，那些亮眼而新穎的視覺饗宴，可能都沒有像米勒的〈拾穗〉，〈晚禱〉等名作那樣讓人深入人們的記憶，而易於感動人心。雖然〈拾穗〉，〈晚禱〉的原作是第一次來到台北，也更是首度同時離開奧塞美術館前往國外展出！但它們的圖像，早已多少次出現在藝術圖書，報章雜誌和廣告之上而進入了我們的記憶之中。

在巴黎時，我特別愛流連塞納河兩岸的羅浮宮與奧塞這二座在藝術同學們口中普遍略嫌老派的美術館。由於擁有二館的會員年卡而常來，漫遊的腳步總是比較從容，享受看畫的舒緩節奏。在羅浮宮中，也許整個下午只徘徊在柯洛(Camille Corot)長廊裡欣賞他的義大利寫生小畫；在奧塞

裡，也許徜徉在頂層樓的印象派畫廊中沐浴天光，或是逡巡在一樓底層的巴比松畫派(L' Ecole de Barbizon)與自然主義展室中，回味米勒的〈晚鐘〉與〈牧羊女〉，而〈拾穗〉永遠是百看不厭的動人之作。多少次站在畫前，不知道是貧苦勞動者取不傷廉的人性尊嚴，還是切換十九世紀時空的真實感打動了我；也不知是繪畫訓練的反應使然，還是鑑賞經驗的專注觀察，混淆了物我分明的知性；在面對一張乍看如此平凡的奇作時，浮生了既非激動，也非純然冷靜的審美，而成了既非分析式的知性觀察，也很難抽離當下氛圍的一種執著。說不清楚！這感覺，要到離開了法國，十年之後，偶而重閱圖片，我才漸漸的回想起那時的深沉的感動。



米勒，晚禱，1857-1859，油畫，55.5 x 66cm，奧塞美術館

畫作中的感動

〈拾穗〉所傳達的不僅是人的尊嚴與土地的神聖關係，它還含蓄的透露了一份溫柔的詩意。這不僅在〈牧羊女〉黃昏剪影身後的天空裡藉著溫柔的光線徐徐散放，甚至在〈殺豬〉這樣的粗糲的題材裡也未曾消滅。這份一直牢牢包圍著我的，曾經說不清楚的感動，讓我看見米勒在塑造土地與人的形象中，所蘊涵的溫柔詩意。即使米勒在藝術史中常被歸類為寫實主義，他田園中的情懷並不只是現實的反映。



米勒，大牧羊女圖，約1863，油畫，81x 101 cm，奧塞美術館

米勒的生平

米勒(Jean François Millet, 1814-1875)出生在諾曼地半島地方海邊村落的一個農家。他憑著家鄉的獎學金來到巴黎習畫，而後成家，在這個虛榮之都短暫而不如意的居留之後，他於法國第二共和成立次年的1849年，舉家遷居距離巴黎60公里之遙的巴比松。從此，森林中的樵婦，麥田平原上的農夫，就成為這個子女眾多，一生始終與貧窮結下不解之緣的農民畫家，他畫裡的主人翁了。米勒在巴比松生活了二十六年。他為楓丹白露森林中的樵夫，巴比松平原上種薯，割麥的農人，拾穗的農婦與牧羊少女，池塘邊的養鵝少女，豬圈裡的屠夫，擠牛奶的女工等農村的勞作者，留下了形象粗糲卻真實的動人身影。

許多的畫家來到楓丹白露森林寫生作畫，落腳於森林邊的巴比松，這兒因而成為風景畫家的靈感泉源，甚至形成一個巴比松畫派。而他對於森林的景緻、季節的氣息、平原的空間，都有著比風景畫家更深刻的體會。就是在這片巴比松村外的平原上(Pleine de Biere)，米勒將他領悟到晨昏陰晴的自然節奏與田園詩意，畫下了〈拾穗〉(1857)、〈晚禱〉(1857~1859)，和〈牧羊女〉(1864)。

許多的畫家來到楓丹白露森林寫生作畫，落腳於森林邊的巴比松，這兒因而成為風景畫家的靈感泉源，甚至形成一個巴比松畫派。而他對於森林的景緻、季節的氣息、平原的空間，都有著比風景畫家更深刻的體會。就是在這片巴比松村

外的平原上(Pleine de Biere)，米勒將他領悟到晨昏陰晴的自然節奏與田園詩意，畫下了〈拾穗〉(1857)、〈晚禱〉(1857~1859)，和〈牧羊女〉(1864)。

「拾穗」是米勒在1857年展出於沙龍的一件作品。因為這件作品，巴比松平原上的某一個下午的光線就這樣永恆的定著了。這一片平原風景，效果寫實卻筆調溫和。平原上斜照的光線明亮而飽和，天空的色調細緻而微妙，空間的效果明朗清晰，由近及遠遞增著空氣感厚度的真實效果。

三位在前景彎腰撿拾麥穗的婦女，處於高過她們頭頂的遠景地平線之下，身形也因此顯得既親近又謙卑，人物身後的右方村落屋舍，背景的森林剪影，都向遠方連接低垂天空的地平線延伸而去。天空如此明亮，而調和了淺藍、帶紫的灰淡色調；極高處，有細碎的黑點，是大量的鳥群，這是收割的季節啊！忙著收割的農民、乾草車，麥草垛，這一幕在晴空籠罩下平原上的收割情景，對照出前景三個婦女，她們撿拾麥穗的儂曲身影。

困苦生活中的辛勞形象

米勒1857年於沙龍展出〈拾穗〉二年之後的1859年，布列東(Jules Breton)也畫了一張相同題材的〈召返幕歸的拾穗者〉，這張畫還在當年得到一等獎章，並被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收藏，而後入藏象徵在世藝術家榮耀的盧森堡美術館收藏。這件事可以看出第二帝國的藝術品味，雖然並不排斥農村田園的題材，卻是傾向歌誦田園美好氣息的學院氣息。布列東將平凡人物塑造如古代神祇雕像般的意象，昇華成端莊而高貴的品質，這樣的唯美的品味，正是沙龍的審美主流。至於米勒那些胼手胝足面目黎黑的農民，則是令人尷尬的圖像了。

「拾穗」是一個從舊約聖經以來，就流傳在基督教家庭中的善良故事。而「拾穗者」也是當時一個寫實的法國農村場景。從普桑(Nicolas Poussin)的四季之〈夏〉到米勒的〈拾穗〉，「拾穗」這個主題，不可避免的使人聯想起聖經的寓意。那

是舊約聖經的〈路得記〉中，耶穌的祖先，善良的路得，一段「拾穗」奉養婆婆的溫厚故事。而米勒描繪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拾穗農民，反映了處於困苦生活中的辛勞形象，卻具有令沙龍的上流社會人士不快的現實意義，米勒當時也因此畫受到許多苛評。一百五十年過去了，時代的意義留給藝術史家去評斷，宗教的內涵也可以減輕它教化的使命了，而〈拾穗〉這張畫，仍然以其田園的真實景緻所烘托出人的形象與尊嚴，深深的吸引著平凡的我們，而詩意，若你願意細細的看，終究會發現那藏在拾穗者的身分與動作的微妙之中…。

畫面中三位婦女呈現著老邁、壯年，及年輕的少女形貌，似乎是人生的縮影，又像是你我的母親、妻子，與女兒；若不是宥於階級與時代的偏見，這樣的象徵形象很難不引起人們心中深沉的共鳴。

中央戴著紅色頭巾的農婦，姿態俐落而幹練，抓著麥稈的左手伸向膝前，隨時準備接過右手拾獲的麥穗；畫面右邊的老婦人戴著棕色的頭巾，兜著棕色的裙裳，握著一束麥稈的左手撐著膝蓋曲身卻站不直身，撐持著疲憊的身軀，年邁而勞苦；彎腰撿拾麥穗的三人當中，左邊的年輕的少女，戴著藍色的頭巾，看著她欠身伸出的筆直右臂，輕輕伸出撿拾麥穗的右手食指，收在腰背後面握著一束麥稈的左手，在勞作的三人之中形成一個似乎格格不入，矜持卻優美的形象。米勒在這個看不清面貌的少女身上，投注了一種並不融入勞作的微妙心思，這份貧困處境中的少女矜持，卻是米勒賦予青春一分含蓄而溫柔的詩意。

在拾穗的勞作中，米勒藉著三個農婦的年齡，姿態，服裝與色彩，象徵了所有的從土地獲得食物的人們，謙卑而有尊嚴的形象。這形象是這般的平凡，卻又如此的崇高，讓巴比松這片平原上參差的麥梗閃亮著斜照的金黃色光輝，也顯得平凡而高貴了。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藝術教授)

*2008, 5/31~9/5 歷史博物館將舉辦「驚艷米勒-田園之美」特展